

心/香/一/瓣

两代人的文学碰撞

高兴兰



当父母的都望子成龙,没想到我却成了一条虫,一条贪玩的虫。

儿子上小学时,带他去报名,老师问儿子喜欢什么?别的孩子都说喜欢读书喜欢画画,可我儿子说喜欢玩,还说得理直气壮,让我无地自容。放学后儿子在院坝玩,我叫他回家做作业,他说:“你没看见吗,我玩得上的。”

我决定多看书学习,给儿子做榜样。星期天,我们一家人去附近春游、野炊或是看他爸画画,想把儿子培养成“乖儿”。

小学四年级时,老师布置写日记,我就带儿子到生活中去找灵感,有意识地启发儿子学会观察生活。

我们来到河边,我问儿子:你看哪些是我们以前没见过的?儿子说:“河边的死鬼呀!还有很小很小的水,水下还有漂漂的苔藓,而且很脏。”我鼓励儿子说:“你观察仔细,现在是枯水季节,水就小。这条河原本有个大气的名字,叫‘龙河’,现在叫‘南滨河’,是县城人民取用水的母亲河。可惜呀现在母亲河缺水,满身是污垢,只有等下大雨涨水的时候才能给她洗澡了。”儿子在一旁若有所思。

回到家,我说:“你不是要写日记吗?你把今天观察到的东西写出来,就是一篇日记呀!”

儿子把写好的日记给我看,我眼前一亮,儿子不仅翔实地记述了所见到龙河现状,还强化了文章的主题,“保护环境,保护水资源”。我让儿子修改后,把日记寄给《黔东南报》发表了,后来他陆续有文章在《红领巾》等报刊发表,儿子开始对写作有了信心。

小学毕业,儿子顺利考上县重点中学,人称“小清华”。

但没想到,儿子高考又偏偏败在了作文上。那年高考是根据提供的材料作文,大意是:一个乘客背着背囊渡船过河,船到河中,突遇风起浪急,艄公说:“客官身上的背囊太多了,要么丢掉‘诚信’要么丢掉‘金钱’才能顺利渡河。”请选择丢掉一个背囊作文。

儿子以丢掉“诚信”保留“金钱”为题作文,结果作文考试只得了9分(我们去查了分)。我对儿子说,应该是丢掉“金钱”,你却丢掉“诚信”,不合主题的要求。

儿子不服气地昂着头说:“我为什么不可以丢掉那些空洞的诚信而保留金钱?没有金钱怎么去兑现你的诚信?比如:我给某

贫困生承诺资助学费,结果没有钱,诚信从何而来。金钱是诚信的前提,没有金钱诚信是靠不住的。”

我说:“你就知道顶嘴,把金钱看得太重要了,怎么不钻到钱眼里去?”

儿子生气地说:“你那诚信是大话、空话,如果没有经济做后盾,天天喊诚信有什么用?”

我一时说服不了他,等他长大后一定会树立正确的世界观,我心平气和地说:“我们现在是谈高考作文,是在总结教训,既然是高考,我们就只能围绕答题要求来做,你的逆向思维和创新思维那是今后的事。”

当年读大学儿子是没戏了。复读,儿子次年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。

随着儿子的成长,我感觉自己跟不上趟了,儿子的文章,我有些看不懂。我对儿子说:“看不懂的文章不是好文章,收不到效果。”

儿子反驳道:“你的叙事方式太老派了。现在网上这种老派的写作不太受欢迎,要更新一下,学会一个‘藏’字。如:写一件事,一个人,不要直接去写,去写另外一件大家都知道的事和另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人,然

后两条线扯到一起。也就是说要把你想写的东西或者人,提炼一下,跟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故事重叠在一起,这样的文章才有可读性。”

儿子几年前写过一首诗:

我们都学会了/把写过的歌,画过的画/放进盒子里/还有漫长的夜晚/漫长的等待
我们都懂得了/把所有的爱,所有的痛/放进心里/直到海从天上降临/说不出一句言语
世界是一片坟地/我们点燃起火焰,才有光亮起/这爱又将我们埋葬/分别的钟声敲响着花瓣与泥土的雨季

儿子的诗当时我没读懂,后来问儿子,才知儿子写的是他的好友(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生,其作品参加全国美展获奖)英年早逝,父母哭得像个泪人的场面,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伤跃然眼前。

与儿子谈写作,我有点跟不上他的思维,但我明白写作的最高境界是创新,同样一件事,写出不一样的风格,是对自我的突破与成长,这样的文学作品才有生命力。

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”。两代人对文学的坚守,都是在用文字追求诗与远方。

走/四/方

江南古镇 似水柔情

林夕

水是江南的灵魂,江南因水而生动隽秀。江南六大古镇之一的西塘,位于浙江省嘉善县。“春秋的水,唐宋的镇,明清的建筑,现代的人”,这是对西塘最为生动的描绘。

到达西塘,已是夕阳西下。在车站等候的民宿老板娘很热情。她带着我行走在青石板铺就的街弄里。王家弄、叶家弄、苏家弄……突然弄堂变得狭长,只容得下一人行走。抬头看夕阳时,天空只剩一线橘红的晚霞,一米夕光洒落下来。两旁的白墙已经剥落得斑驳,雨水留下了道道墨痕。那些由深到浅的水痕,恰似水墨丹青在宣纸上慢慢晕染,足以证明千年时间的流逝。“石皮弄,由216块厚度仅3厘米的石板铺成。最宽处1.1米,最窄处0.8米……”原来这就是西塘最出名的最窄的弄堂。

走出石皮弄,再向右转进一个院子,眼前豁然开朗。缓缓流淌的胥塘河呈现在眼前。依水而建的民居、商铺挨挨挤挤,点点灯光倒映在水中。一棵苍劲的香樟树斜倚岸边,一只小舟停靠在岸。舟上有一船夫,悠闲地歇息。一抹晚霞眷恋着西塘的天空,河水辉映天空的红晕,泛起着湿的涟漪,在船夫身后慢慢荡漾开去。老板娘推开院子的木门,门上写着:私人住宅,请勿打扰。院里摆放着木桌椅,与邻居相邻的木架上长满了紫藤萝,枝叶葱葱茏茏。爬上几级木梯,来到了二楼的阁楼。一架木质秋千摆放在露天平台的左面。坐在秋千上,听蝉鸣,河里还有摇橹船在行驶。河对面灯火通明,人影绰绰。

水到江南才变得温婉如玉。一声橹桨划破水面,溅起水花,声动听。清晨的西塘宁静淡然,一层薄雾在胥塘河上慢慢弥漫。浅蓝澄澈的天空,几缕白云随意舒卷。两岸绿树红花,马头墙黛瓦倒映水中。行走在石拱桥上,再看水面,恍惚之间,脚踩蓝天白云,碧波从天上而来。

古镇因水而建桥。小桥流水为江南增添了古朴温润的韵致。小桥形态各异,都有一个古色古香的名字。西塘沿河的桥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,大多建于明清时期。最高的桥是建于清代康熙年间的卧龙桥。桥高5.5米,站在桥上,可以一览两岸的风景。烟雨廊桥建于明代年间,起初为当地百姓为避雨遮阳的设施。长廊全场上千米,顶部青瓦覆盖,主体为砖木结构,两侧设雕花窗棂。坐在廊前的石凳上,可以看见河水清澈,一群群青色小鱼在水草间嬉戏。抬头仰望,这绵延千米的廊棚,顶部的瓦当承载着江南水乡建筑美学的传承与历史密码。据说下雨天,坐在长廊,水珠从廊檐滴落,脚下青砖发亮,河上一川迷蒙,那就是烟雨江南。

烟雨长廊里有各种商铺。见一家门前站着好些顾客。走进去才知道是一家梅干菜烧饼店。老大爷是当地原住民,他一边做饼,一边和顾客闲聊。烧饼店门面不大,已经经营几十年,在镇上有名。拿着金黄的烧饼,咬上一口,外酥里嫩,梅干菜地道的咸香味唤醒了清晨的味蕾。

与烟雨廊桥相连的送子来凤桥始建于明代崇祯十年。这是一座三孔石板桥,中间以花墙分隔南北通道。从花墙走过,透过花窗,可以看见河两岸层层叠叠的白墙黛瓦。送子来凤桥处也是乘坐摇橹船的地方。登上小船,船夫摇起橹,就行驶在胥塘河上。两岸的树木,房屋向后退去。行至石拱桥处,可见岸上石拱和水面的倒影形成一个圆。从这个圆望过去,波光粼粼上是阳光抖落的光影炫目耀眼。再看河面上蓝天白云的倒影,水草在更低处摇摇荡荡,摇曳成了多少人诗情画意的梦乡。

在吴根越角之地,千年江南古镇——西塘,一直静静地守候在时光深处。她用似水柔情聊慰现代城市人对一川烟草的回眸与思念。

生/活/随/笔

不进教室的孩子

刘云霞

新学期开学第三天,早上八点,一个男家长和一个男孩子在教室门口,是宸毅和他爸爸。爸爸牵着孩子的手,一脸无奈。孩子哭闹着不肯进教室。我进教室跟孩子们打了招呼,再拿着贴纸到门口,孩子被爸爸抱在怀里。我对孩子说,进教室就奖励。他一扭头:“不要!”我说:“为啥?”他哭着说:“我要回家。”“爸爸要上班,你跟着爸爸去上班吗?”“我在家里跟妈妈在一起。”典型的分离焦虑。孩子爸爸说:“他幼儿园也是这样,过两三天就好了。”我能感受到父亲对孩子的心疼。

我又进教室,对刘可萌和张译夫两个孩子说:“咱们一起出去,将宸毅同学哄进来。”他俩很乐意。再到门口,爸爸已经把宸毅放地上了,他双手拉着爸爸的腿。他俩就去牵宸毅的手。可是宸毅依然不动,反倒更紧地抱住爸爸的腿。

这时,一位孩子的奶奶从走廊路过,看到这情形,着急地对孩子爸爸说:“有老师在,你自己走。”我抓住宸毅的手臂,也示意家长赶紧离开。孩子爸爸紧走几步到楼梯口,孩子哭得撕心裂肺,爸爸停步回头。我和奶奶向他挥手:“你走,赶紧走!”

我想抱抱孩子,他用力把我甩开。我蹲下身子,问他:“爸爸忙,你不想上学,爸爸能安心工作吗?”孩子不回答,哭声变小了。他在听。我又问他:“妈妈希望你

家里陪她吗?还是希望你

在学校?”他突然停止了哭泣,说:“爸爸要去医院。”

“他去医院干什么?”

“祖祖生病了,他去照顾祖祖……我要爸爸回家陪我。”

“祖祖病好了,爸爸不就回来了。”

“祖祖有姑婆照顾。姑婆白天去,爸爸晚上去。我要爸爸回家陪我。”

看来,孩子不仅仅是上学焦虑,根源在家里。孩子与爸爸亲,日常生活节奏因老人生病被打乱了。上学有焦虑,家庭突发事件又造成新的焦虑。

“你看,祖祖生病了,要快快好起来爸爸才能回家陪你。你不安心,祖祖不安心,爸爸也不安心。爸爸很累不安心也会生病的。爸爸要照顾祖祖,你在学校好好的,爸爸就不担心你了。祖祖好得快,爸爸也就很快回来了。”

谁说天下只有父母疼孩子,孩子也是疼父母的。宸毅明白了道理,止住了哭,擦干了泪,跟着刘可萌和张译夫进了教室里。张译夫还慷慨地把我贴在他手背上的大拇指贴画撕下来送给刘宸毅。

家长应该刚走出校门,小宸毅已经端坐在座位上,没事一样拿出语文书开始晨读了。

小男孩,今天是一个好的开始,你一定会一天天坚强地成长起来。